

戎

馬

戀



戎馬戀

每冊實價肆拾圓整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 姚雪垠

發行人 沈駿聲

發行所 大東書局

重慶中興路八十四號

各埠發行所 大東書局

印刷所 大東書局印刷廠

重慶彈子石大佛院六四號

版權所有：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再版

讀今

學人

二六

於是女人見那綠樹的菓子好作食物，
也悅人眼目，且是可喜愛的，能使人有智
慧，便摘下菓子來吃了。

舊約創世紀

戒

馬

服

從平漢線南端的花園車站，向西去有一條重要的汽車公路，經過桐柏山和大洪山中間的起伏地帶，在漢水旁邊開幾條更長的公路連接起來。這地方夾着奔流的漢水有兩座十分有名的古老城市，不但是它人們歷史上熟知的古戰場，而且在目前也是抗日的軍事支點。這裡是漢口以西的公路中心；向北去有公路通到洛陽和西安；向西去穿過了綿亙兩三千里的高山深谷，同大後方用公路連接起來；向前去，假若在宜昌失守以前，你可以坐上軍用卡車一直到揚子江邊。自從有一部描寫三國戰爭的歷史小說出現以後，幾百年來這地方就憑着它所產生的英雄故事，把自己古老的名字深深的刻印在千萬人的心坎上。大武漢撤退以後，光明在這兩座蒼苔班駁的古城上突然向人們招起手來，無數的青年人懷着熱情和希望匯聚到這地方，於是這地方也就產生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新鮮故事。如今，在我提起筆來寫這個戀愛故事的開始，我的眼睛里充滿了文藝的作者們常有的那

種不能解釋的熱淚，遙向這故事中的女孩子默默祝福：願她平安，願她能在淒風苦雨中快活的成長起來。

却說這充滿着小說故事的兩個城市：在南岸的是這一帶周圍十幾縣的政治中心，在北岸的是一個相當熱鬧的小商埠。從敵人佔領了武漢以後，這兒在平時雖敵人也不到三百里路，所以比較重要的政治機關和一些不慣受驚的幸福人家，都遷移到附近的鄉下或山裏避免敵人的飛機轟炸。如今留在這兩座城市里邊的，大部份是穿草綠色制服的外鄉人物，和高抬物價的大小商人，以及離開了城市便無處可活的貧苦居民。雖然有許多條大街小巷在敵人的砲火下變成了灰燼，許多座高樓大廈封門閉戶，但每逢早晨和黃昏前後，街道上仍然是非常擁擠，特別是酒菜館子的生意比平常的年份兒興隆十倍。南城的西門外是一片小湖。相傳這湖水在古代是一條深溪，那位連三歲孩子都知道名子的西蜀皇帝，曾經在敵人的追擊中騎馬從溪上一躍而過。湖西岸有友邦教會××醫院，湖北岸和連水只隔了一箭之地。每逢天氣晴朗的日子，約摸在上午八時以後，便有許多老百姓

陸續的從城里走出來，坐在醫院門口的柳樹下，或在邊旁小街上的小茶館里，或懶倦的躺在附近的青草地上。像基督教徒們相信上帝能救人一樣，他們都相信敵人決不敢在外國人的醫院附近投下來殺人的炸彈。

當醫院中的桃李花快要開謝的時候，玫瑰花和蘭草花用芬香撩逗起年青護士們的春思的時候，當黃鶯在湖邊的柳枝間穿來穿去的時候，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早飯後，有一位軍官打扮的年青人，騎着一匹毛色光澤的白馬駒，從城里走出來，到醫院的門口停下。那些因躲避空襲和等候診病而聚集在醫院門外的百姓和士兵，都以欣賞態度全眼光打量着這匹白馬駒，和這位軍官打扮的年青人。他約摸有二十五歲左右，穿一身草綠的粗布軍服，腰囊中又帶着幾分酒。沒有皮帶，沒有綁腿，沒有領章和符號，只有一枚圓形的銅質證章掛在胸前。他的脚上穿一雙黑亮黑亮的軟皮靴，靴後跟着馬刺，那皮靴和馬刺在太陽下閃閃的發着亮光。很熱練的，輕捷的，從馬鞍子上跳下以後，他的皮靴和馬刺就在湖岸上叮叮當當的響了起來。把馬韁繩繫在一條翠綠低垂的楊柳枝上（當馬頭

擺動的時候，那柔軟時的枝條就輕輕拂着白馬的耳朵和鬃毛，他看了一下手表，隨即在醫院門外的石子路上走來走去，等待着門診開始。

他的態度上表現着一般得意的年青人們特有的高傲神氣，甚至任何細小的動作都顯得故意的矯飾起來。但是從他那故意表示莊嚴的一雙大眼里，一個具有經驗的觀察者會看出來一種掩飾不住的內心祕密，那是一種交織着火熱的情感與畏怯，快樂與灼焦的神祕眼神。倘若在平常的日子里，這位青年軍官一定要利用這一點閒暇時間，到病房去看一位養病的朋友，或進院子里欣賞那正在開放的各種花草。但今天他只要停住脚步向大門里面望一眼，一種難乎爲情的感覺便使他的雙頰暗暗的發熱起來了：只要一想到會碰着熟識的面孔和眼睛，他的心便不能禁止的跳動起來。爲着避免衆人的欣賞目光，和爲着消磨去離開診還有十分鐘的無聊時間，他隨即離開了醫院門口，朝着北邊不遠的草地走去。

這位青年軍官的名字叫做金千里。他的身體不像一般軍官們的那樣魁偉，尤其從一

付清秀的臉孔上可以看出來濃厚的書生氣質。過去的幾年中他曾嘗過兩次愛情的苦味，現在，是第三次被愛情困擾了。但在這三次戀愛的開始，他的心情却同初戀時差不多一樣狂熱。第一次戀愛還是在中學里求學時代，對方是他的同鄉，而且在小學里同過一年學。當他們雙方熱度正高的時候那位可愛的少女竟忽然害病死了。這事使他暗暗的流過了無數眼淚，在起初的兩年中他覺得人生是非常的空虛和沒有意思，曾經打算過慢慢性自殺，並精神失常了許多日子。隨後日子漸漸久了，生活的意志又像春天來後的野草似的，重新新鮮蓬勃的旺盛起來。在上海的一個大學里，金千里開始了二次戀愛。這一次是一位活潑的南國姑娘來向他追求，他們不但是大學里的同學，還在一塊兒半祕密的從事着救國活動。不過他並不拿同樣的熱情回報她，他覺得這位女同學雖然很能幹，但性格上沒有第一個愛人的溫柔，眼睛里也沒有含蓄着像第一個所有的那種童真的天真和夢想。每當心情冷靜的時候，他就把前後兩個愛人放在心頭上比較着，批評着。從他們的頭髮到皮膚，嘴唇到牙齒，甚至比這些更細微的地方他都仔細的比較過。結果，他認為

前一個是一塊純白的美玉，沒有一點兒可以挑剔，而後一個，也許她將來在事業上很有前途，但不僅是沒有一個影子的美麗，而且人生的經驗也似乎嫌多了一點，不適合做他的終身伴侶。這次戀愛給他生活上不少的鼓勵和安慰，並且使他看見了人生的新鮮道路，可是同時又使他陷進到不盡擺脫的，精神矛盾的痛苦里邊。這痛苦，一直到上海陷落後，才很自然的獲得解脫。

大上海還沒有陷落的時候，他們因為各人參加的工作不同，很少機會能常常會面，一來二去的就疏遠起來。從上海退出以後，那位南國姑娘隨着一羣同學跑往華北，金千里到漢口辦了個小型的救亡刊物，從此後他們就不通音信。半年之後，金千里回到閉塞的故鄉去做救國的拓荒工作，還不到一月光景，就有成羣的知識青年團結在他的周圍。他每天從早晨忙到半夜，談話，開會，編壁報，寫文章，寫信，到半夜上床後還要看幾頁書，或翻一翻從武漢寄來的各種刊物和報紙。雖然每天忙得腰痛腿酸，但他一點也不感到工作繁重的苦；每展開一件新的工作，或發現一個新的同志，都給他帶來了無限

的快樂和興奮。也許是工作開展得過于迅速，在一個半月以後，正當大武漢淪陷時候，金千里遭遇到社會的和家庭的許多打擊，不得已含着南包憤怒痛心的眼淚離開了家鄉。他懷着一種漂渺的希望到漢水一帶的前綫來找某某集團軍的總司令，請求讓他在軍隊里作一點實際工作。那位總司令是他的亡父的老朋友，憑着一種老人家對子姪輩特有的慈愛心，把他安慰了一番之後，留他在總部里掛一個祕書的名義，卻沒有實際的工作。他生活過得非常無聊：每天和同事們談閒話，下象棋，吃館子，到野外騎馬或到馬路上蹣跚。起初他心里非常痛苦，憎恨着這種磨他青春的閒散生活。在痛苦中他常常懷念着許多另一種生活的老朋友，懷念着故鄉的同志們，特別是懷念着那位遠去華北的南國姑娘。他現在才發現她是這時代最可愛的理想女性。但一天一天的胡混下去，他越發減少了毅然走掉的勇氣。「我看見光明在遙遠中向我招手，」他在日記上寫道，「但我却不能走向光明！」當春天來時，愛情的苦悶就把一部分政治的苦悶代替了。

有一位同事在火綫上受了炮傷，住在醫院里，金千里時常的跑來看他。醫院中有一

位叫做張蕙風的女護士，是護士學校的四年級學生，在二十多位護士中是一位工作能力最強的，最得病人好感的「人尖子」。他每天兩次或三次給病人換藥和檢查體溫，另外還陪著醫生到各病房查看病人，管理藥品，給病人打針，驗血，還分配低年級同學工作。所以每天她總是兩個臉蛋兒紅撲撲的，在病房里，藥室里，化驗室里和院子里，到處輕捷的走動着，忙個不休息。當病人往往因看護不周而發起脾氣的時候，張蕙風就從別的房屋跑過來，耐心的對病人解釋着安慰着，明媚而莊重的眼睛里流露着溫柔的微笑。有一次敵人的飛機在城裏投着炸彈，轟炸聲和飛機的馬達聲震動得醫院的房子顫動，醫生們和護士們，和一部份可以走動的輕病人，都慌恐的跑進地洞里，只有張蕙風一個人沒有逃避。他繼續鎮靜的給一位重傷的軍官換藥，一直到敵機飛走後，才從病房里走了出來。在醫院中他被看做是模範護士，病人們總希望把他的名字打聽出來，深深的記在心裏。金千里每次來看朋友總跟他碰面，慢慢的熟識起來，見面時也不妨點點頭，說兩句沒有關係的客氣話。從第一次見面起，金千里就覺得她十分可愛，一來二去的這一點

愛苗就在秘密中發展成狂熱的單戀，終於在昨天他勇敢的給了她一封短信。在信里金千里只簡單的介紹了他自己寫出他對她的敬慕心情，並希望她最好能放棄目前生活的狹小天地，到部隊里作一點更有意義的救國工作。在信的末尾，他希望能接到她一封回信，或者寄到司令部，或者直接的交他手里，因為差不多一星期來，每天他都到醫院去醫治痧脹。

如今金千里在醫院外等候着，默默的坐在湖邊的青草地上，腦海里飛翔着輕飄飄的回憶和夢想。一隻苗條的白影子飄蕩在陽光閃灼的田野上，湖水上，柳樹的綠絲上，芳香的野花上，在溫暖清新的空氣里，在他那帶着一半醉意的心尖上。他的眼睛在狂熱的愛火里燃燒着，心房在短促呼吸中緊縮着，波動着，並用力吸取着濃烈的春草氣息。

一會兒，金千里的神經又稍微冷靜了一點，不好意思的從地上坐起來，用手背揉一揉困倦的眼睛。看了一下手表，他發現門診已經開始了兩三分鐘，而抬頭一望，那些聚在醫院門外的人們也已經稀疏了，他跳起來拍一拍衣服向醫院走去，心房又一陣激烈的

跳動起來。一隻喜鵲落在白馬駒的孩子上，迎面望着金千里饒舌的叫了幾聲，隨即從柳樹的枝葉間飛上青天。

一一

金千里坐在候診室里的長椅上，好像一個戰士在火線上快臨到向敵人攻擊的時候一樣，他在一種半麻木，半恐懼，不安的沉默中等待着那不可避免的將要發生的嚴重事件，並且竭力使自己的心情鎮靜下來。有時，他把視線射在那扇緊閉的，用白洋漆寫着「門診室」的門上出神，細聽着從那邊傳出來的不很分明的說話聲音；有時，他又把視線移到牆壁上，茫然的察看着那些貼在牆上的靈經畫和先知摩西像，好讓他的神經恢復常態。

一個傳教的中國人，約摸有三十多歲，穿一身樸素乾淨的藍布長衫，正用一種假斯文的態度和腔調向候診的病人們講着聖經，那聲音就像是一隻蒼蠅似的在金千里的耳朵里嗡嗡不休。候診室的窗子雖然是打開的，但因為坐滿了各色各樣的男女病人，空氣竟悶得叫人頭暈。通入門診室的那扇門在他不注意的時候開了一次，走出來一位年輕的女

病人，隨即又在她的背後關上。正當那扇門要被關閉的時候，金千里瞥見了一點雪白的衣服影子在門里一晃，他的心又不由自主的狂跳起來。在這一霎之間，他後悔自己的行為非常冒昧和無聊，深深傷的害了他的自尊心。一向被生活軟化了的倔強人格這時候重新支配着他的意識，好像一個鐵面無私的批判者，以冷眼注視着他的荒唐行為，並給他那種使人不能不慚愧反省的正大譴責。於是這位在二十分鐘以前還是得意洋洋的漂亮青年，突然變得像一個偷了什麼東西後被人指出的孩子似的，臉蛋兒立刻通紅起來，傷促不安的低下頭去，並起了一個逃走的念頭。但是這念頭剛剛從腦子飄過，那扇門忽然靜靜的開了一半，一位陌生的女護士從半開的門扇里探出來半截身子，向他打量一眼，招了招手。金千里覺得他的心立刻又緊縮起來，慌張失措的從椅子上站起來，把手里的複診券遞交過去。這情形如果你當時在旁邊細心的觀察的話，你會感覺得非常滑稽：金千里在霎時之前還在胡思亂想，用理智譴責着自己的荒唐行為，並且還打算逃走，但忽然什麼念頭全消滅了，像一個用繩子牽着的木頭人兒，沒有一點抗拒的跟隨着那位女護士

走了進去。

幸而張蕙風並沒有在診病室裏，金千里的神經隨即又鎮定下來。寫字台邊坐着醫院的院長兼門診醫生，正用一隻粗鋼筆在紙上刷刷的開寫藥方；她的旁邊站立着一位枯瘦如柴的老頭子，用他的顫抖的手指扣着衣服上的黃銅扣子。金千里悄悄的在院長對面的一隻凳子上坐下，等候着診治痧眼。他想着也許是張蕙風已經把他的那封信偷偷撕掉，給他一個沉默的拒絕；也許是已經給他寫了一封表面上拒絕而骨子裡接受的回信，正放在郵差的油布包裏；也許是像一般女性常有的情形一樣，要等到對方兩次三番的進攻以後才肯回信。金千里深深瞭解女性的一般心理：當她們已經決定將整個身子獻給對方的時候，嘴裡還會虛偽的罵着說：「真無聊，多麼討厭呵！」但不管怎樣，金千里已經從窘急的狀態中得了解放，滿身的神經和肌肉組織都感到輕鬆起來。

院長是一位和藹可親的英國女人，約摸有五十多歲，高鼻梁上架一付金邊的近視眼鏡。她對待張蕙風非常好，張蕙風有什麼困難問題也常常求她解決；假使她不能解決，

她便叫張蕙風跪下去虔誠祈禱，求上帝赦免和幫助。張蕙風在醫院中已經是快滿四年，在一天剛曉的忙碌工作中能夠一直保持著心情的快活，一年是靠著上帝的幫助和安慰，一年是靠著這位年老的英國女人——她崇拜她簡直超過她崇拜自己的母親。等那位老頭子拿著藥單從診病室出去以後，院長從眼鏡邊上把金千里仔細的看了一眼，將桌子上的複診券拿起來看了看上邊的名字，然後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，用流利的中國話向他問道：

「這封信是你給張蕙風寫的不是？」

像一個囚犯突然被宣布了犯罪的證據，要他在判決書上畫押的時候一樣，金千里覺得全身的血液都要凍結起來了。因這意外的打擊，好像冰水澆在脊背上，登時呼吸窒塞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楞怔片刻，他喃喃的回答說：

「是我寫的……」

「她的父親不在此地，我們醫院負有責任，」院長看著他的眼睛說。「請你以後不